



先生

汪文涛

曾听老校友回忆说，要到桐城中学上学，得穿过一片园林，园内树木参天，一条清溪弯弯流过，上有一座木栏杆的石桥；沿溪两岸，有假山、石柱、凉亭，各具名号，为爱景亭、后乐亭、梁碑亭、听溪阁、茅亭等；溪水下行处，人工挖出一个大水凼，引溪水成大洋，按五大洲地形，堆出形状不一的五个岛，最大的“亚洲”可席地坐十余人，最小的“大洋洲”只容一人立足，“北美”与“拉丁美洲”最长；学生在“五大洲”角逐，常不慎跌进“大洋”里。

原桐中校园内，也是花木扶疏，流水潺潺。半山阁前一株紫藤，每当春暖，垂瓔累累，花香袭人，学生们坐在横斜的枝干上摇呀摇，摇得花瓣落满一身。箭楼式的钟亭里传来悠扬的钟声，飘荡在朗朗青天下。

这个被称作桐城公园的地方是孙闻园校长力主建造的。孙是出自桐城学堂的学生，因天资聪颖，选送至日本弘文学院留学。1912年，他被公推为桐城县立中学校长。接任不久，学校便遭省政府及教育部连续命令停止办学，孙坚不奉令，率全校师生艰苦撑持，终免于取缔。他废经课，开新学，于国内延聘名师，增扩校园，完善设备，开许多教育新举措，以其胆魄才华造就桐城中学规模、气度。

孙闻园看中了校门外那处桐城旧县衙的废址，成立公园筹备处，亲自募款，历时三年，建成桐城公园，师生课余可徜徉其间，以为藏修游息之所。孙闻园认为，学校不是刻板森严的地方，当有生动活泼的情趣熏陶其心。他有个很有趣的举措：成立学校园艺部，教导学生修习园艺，种植果木蚕桑，寒暑假带领学生上山采集植物标本，还将学生的手工作品送巴拿马赛会参展。

桐城公园现已是桐城中学校园的一部分。校园风貌确乎独特，石柱刻、钟楼、博士帽碑，左公祠、半山阁、渡江指挥部、后乐亭，还有那株秋来灿烂明艳、挺拔威重的姚鼐故居的二百年银杏树，掩映在古木繁花、溪水亭阁间，自然与人文景观荟萃一体。阮强曾撰联：“池可浴，亭可风，想诸君偕游其间，当寻孔颜乐处；中益精，西益博，愿蓬心深造自得，好成欧亚通材。”

桐城中学有位姚沛生老师，是个古学精深的宿儒，家有藏书数千册。1960年代初，物质贫乏。有次下着大雨，姚老师穿着布鞋去上课。这情形史耀明校长看见了。史校长也没有胶靴，才刚弄到一张买胶靴的票，他赶紧冒雨到百货商店买了回来，站在姚老师教室外等候。姚老师怎么也不肯接受，史校长说：“你感冒了，病倒了，谁给学生上课？你不穿胶靴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。”有位老师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杆鸟枪，趁着课闲去打鸟。这事被史校长知道了。第二天，史校长自己掏钱买来两斤肉上老师家里看望他，他说，我知道你最近过得苦，称两斤肉改善改善生活吧。这位老师既感动也惭愧。

史耀明发动师生到后山、河滩边开荒，种植蔬菜谷物，食堂自己养猪，改善师生伙食。老师要做换季的衣了，史校长请来裁缝，上老师家量尺寸，做好后送来。他跟老师说，你只要做好一件事——教书，其它的我来解决。

史耀明时期，桐城中学有些“大古怪”的老师，让人敬畏又让人亲切。有个“方百管”，真名方不圆，是位著名的数学教师，数学学科长期执安徽省牛耳与他有关。他是个老肺结核，长年咯血，却偏爱管闲事。整天胸前挂个哨子，伛偻着身子到处走走看看。有不合眼的事情就哨子一唰，立马制止。发现上课前数分钟还有学生玩球或追逐嬉闹，哨子一响，把他们全赶进教室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都快上课了，还不进去静一静。”学校进门的长道两侧是水泥砌的板壁，供学校做板报使用。吴世法老师“承包”了它，每天端着盒彩色粉笔，在上面写写画画，宣传百科知识，字体娟秀，图文并茂，煞是好看。退休后依然如故，直到校园改造拆了板壁。

一位刚到桐城中学工作的外县籍老师，有次出门坐客车。一个老人上来了，车上竟纷纷站起十来个人，上前搀扶打招呼，一口一声地“先生”“先生”，围着他叙说当年在桐城中学读书的情景。回来后他才明白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桐城中学的学生都呼老师为“先生”。他觉得还是“汪文涛”的叫法好听。

汪文涛，桐城中学教师

讨学费

余世磊

丢掉粉笔头二十多年了，但每年教师节到来，一如乍起的秋风撩人，总会勾起我许多别样情怀。

我的命运走向，与教师节是不无关系的。1985年，我读初三，国家正式设立教师节。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，是年中考前，由县师范学校举行至今唯一的提前招生考试，选取优秀学生进入师范。班上择了前几名的学生，包括我在内，去县城参加考试。我想不到，居然被录取了。那个年代，上了师范，就会转商品粮，将来拿国家工资，这对于一个农家子弟，定然是一份巨大的诱惑。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地进了师范，三年后，又懵里懵懂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毕业，分配到太湖县中河小学教书。学校周边群山环抱，砖屋数幢，稻田满眼，溪水临门。虽有七个教师，但家多在附近，放学铃响，作鸟兽散。剩我，和叶老师，还有一个做饭的聋子梅老，饭后天黑，各自关门。煤油灯下，我孤独的影子映在墙壁上。最喜，听轻微的啪的一声，看灯芯头，开出腥红花几朵。

我教四、五年级语文，兼做四年级班主任。班上有二三十个学生吧，清纯、朴素之至，如山野中的草花。班主任还要负责收学费及零星的杂费等，收不起来就只能自己代交了。小学生学费也就十来元钱吧，记不清了，只记得自己月工资也就六七十元。山里人家穷，每学期总有若干学生欠着学费。不知是我心软，还是没有社会经验，对催讨学费我确实颇觉为难。费了很多力，才把第一学期的学费勉强交清。

第二个学期快期末了，还有一个叫作冷春华的学生没有交学费。这冷春华，破衣烂衫，沉默少语，有点暗暗的调皮，学习成绩较差，但听话，不乏一些可爱之处。听说他家很穷，父亲性格不好，母亲多病，有个哥哥已经辍学。我天天催他交学费，天天见他两手空空来，说是他家大（父亲）不把钱给他。实在没有别的招儿了，我只好决定去他家做次家访，主要还是想把学费讨来。

吃过晚饭，拿了把手电筒，我向冷家岭去。冷家岭还有个叫詹先林的学生，在班上成绩最好，开学时，专门接过老师到他家吃饭，那晚我这当班主任的，

难免多喝上几杯，云天雾地走回学校。去冷家岭的路还依稀可记，山幽林密，偶尔几声鸟叫，让我心头有些发怵。

打听到冷春华的家，山洼里，旧屋几间。推开门，这个家委实有些穷，不见一件像样的家俱。一家人正吃饭，一盏油灯下，放两个黑古隆咚的碗，不知道是些什么菜。大约冷春华的父亲知道我是来讨学费的，对我并不怎么客气，他让冷春华为我端来一条凳子，把饭菜收拾掉。我向他介绍冷春华的学习情况，实话实说，成绩不怎么好，有点暗暗的调皮。又说到欠学费的事……我猜冷春华的父亲可能确实



作者(二排右二)于1989年与学生、同事合影

经济压力大，心情不大好，我来讨学费有损他的尊严。一开始他还能与我说上几句，一听我说到学费的事，很不高兴了，发起脾气，把冷春华叫过来，随手操起一把扫帚，就打起冷春华，越打越来劲，嘴里还骂着，或许是发泄对我的不满吧。看那孩子被打得跳着、哭着，我过意不去了，心中有些内疚——不该来讨这学费。劝住冷春华的父亲不要打孩子了，匆匆起身离去，一路步履匆匆，心中有着从来没有的难受滋味。

第二天早晨，冷春华来到了学校，见着我，垂下眼帘，一副很可怜的样子。自然，我不好意思再找他交学费了。学期末学校算帐，他的学费只能由我自己从工资里摸了。

又一个新学期开始，好像冷春华就辍学了。我越发觉内疚，觉得他的辍学与我去讨学费有关。

教了五年小学，我就改行了，是不堪底层生活的平淡，是难耐外面世界的诱惑。然而，经历过那些官场俗海，说真心话，却是希望回到从前。每每，人在灯红酒绿之中，权倾利诱之际，我多么想念我那些清纯如山里草花的学生，我是多么想念那些放学后的轻松与自在……

余世磊，男，1970生。1988年毕业于太湖师范。当过五年山村小学教师。